

泳齋近思錄衍註

三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凡七十九條

代郡楊 伯學 彥瞻

窮理 經史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

是也 作函錄 晦翁曰知言者盡心知性凡

是非得失之所所以然也 伊川曰孟子知

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

未免雜於堂下眾人心中則不能辨矣 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

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

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

子不貴也 文集 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 孔 孟之門豈皆賢哲

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

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

於某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

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 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

窮理

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

有之

舊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

能無

更願定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

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

伯岳據杜元凱之序春秋曰將令學

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思慮有為得也遺書此言與杜氏互相發明

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

中庸

衍註卷之三

二

張

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

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

因學而致心疾者

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

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學原於思

伯岳據

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

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

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窮理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

曰致

其知者推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不知

伊

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湏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 堯學他行事無 堯

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

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湏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

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
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

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註舊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
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

後自然見去**伯岳據**晦翁曰致其知者推
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不知如喪致乎哀之

致窮到極處謂之致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
兩個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

之關透得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則夢透得誠
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

較省**伯岳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散於動植者物之微見於日用者物之寓

無非物也無非理也其隱顯精粗動靜出入
升降聚散往來屈伸莫不有自然之理存乎

其間苟日與之一接而不及其餘則知有所不
精矣或格其一而不及其餘則知有所不編

矣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即物而窮
至其理也雖然此格物之理也若其貫通之

妙則**晦翁之言盡之矣****伯岳**併述其後欲
致知者當自誠意始夫如是則融而會之一

而二也
而一也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

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

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

窮理

四

衍註卷之三

四

添

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伯昂

晦翁曰知者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或問知與思如何分別 晦翁曰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

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

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

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湏是察

舊註又曰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伯昂徐寓問於求 晦翁曰大學或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 程子非之何也曰這

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比並看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這個便知自家亦有這個更不消比並

自知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

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

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學者先要會疑以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

窮理

語顧語未必信耳 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

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

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

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

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

暮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

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

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 伯岳 葉

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曰此如虎威

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

精多而鬼魄強是也因言鬼火皆未散之物

有人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當其路頭

亦未散之氣不足畏 晦翁曰若論正理則

如樹上忽然生花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此

乃造化之迹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叫

則以為怪曰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知是正

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積羊皆是氣之雜

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羆羆水

窮理

子貢謂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
言 夫子之言則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

中庸

衍註卷之三

六

金通

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

因有是說伯喈曰夫聞也者非耳剽壁聽之謂也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是聞

也其朝聞道之聞乎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

得也伯喈據晦翁曰明道先生詩云道

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

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纔理

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

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禪學到深處只是未

曾到在那深處纔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

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

也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

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

他那下有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

面都理會交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

果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

那中間核子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

別更有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

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去處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麓至如顏子未至

於聖人處猶是心麓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

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以上並文集

窮理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

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渠橫

孟子說伯夷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蓋告子但欲固守其心而不動而不知審思明辨之不可廢此所以不能無蔽而有義外之說也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

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三十一

行註卷之三

八

張栻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

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

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

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

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伯夷曰夫婦之愚可以與

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道非一於深遠也亦非一於淺近也聖人之言亦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

窮理

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 孟子
只取其不替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
之道如何也又萬章問 舜定廩浚井事
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
得來定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
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
之美不同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
可也此語最盡 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
已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
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
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
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 先生曰
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伯岳據

晦翁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而可指而

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之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二四八

行誼卷之二

全道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以上並遺書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

曰程子於語孟有先儒錯會處必與整理正以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

窮理

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

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書 並遺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外書 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 伊川曰固是好

三十一

行註卷之三

一二

長

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

舊註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

意 伯岳據

晦翁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

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而得之

謝顯道云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

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窮理

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外書下同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

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以上並外書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

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

遺書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

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之語

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遺書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泐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文集下同

伊川答張闕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

象數在其中矣

舊註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明

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

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

所務也

伯夷據

晦翁曰大凡易數皆六十八

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

地之數皆以六十為節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易傳下同伯夷曰忠

之異法與賢與子不同其迹揖遜征伐不襲其執汗樽杯飲不用於鼎俎邊豆八珍畢陳

甲子

行誼卷之三

十一

潘氏

之日蕢桴土鼓不用於金石絲竹八音克諧之世巢居穴處不用於上棟下宇層臺累榭

之際以至禹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瓢陋巷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時也亦勢也

無非易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

也

伯夷據大畜之初九曰有厲利已九二曰輿說輓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

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

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

窮理

二六五可見

伯夷曰

二為下卦之中五為上

非正也而各得其中則為剛柔之相濟故多
得其吉焉然又不可以槩論也訟之九二而
患至撥井之九二而甕敝漏豫之六五而貞
疾離之六五而出涕是又當以其時而論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 先生

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

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

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便休也

遺書
下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三十一

衍註卷之三

十六

孫球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

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

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 先

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
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

窮理

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口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
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
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 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 伊川曰
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
自體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
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

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

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

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
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

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
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

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伯夷據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不考文又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
乎晦翁中庸或問曰三重之說唯呂氏爲

得之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
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寡過矣
或問天開於子地開於田人生於寅是如
晦翁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
知他上方有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
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
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一十元歲月日
時元會運世皆以十二而三自三十而十
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
戊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
知人物消糜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
場鷓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個壞了
又有萬八
百年為一會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

窮理

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伯

曰春秋所書凡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

或退或微或顯姑以隱公十有一年之事明

之國公改元必書即位而隱公闕焉蓋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板己

以立而遂立焉故不書即位者抑之也叔段

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以弟篡兄以臣伐君

必誅之罪也乃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克者力

勝之辭于鄆操之為已蹙矣曷不罪叔段而

罪莊公耶蓋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

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內莊公

恐其終將軋己叛逆討之則姜氏不敢主國

之所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姜氏不敢主國人

不敢從是稔其惡者莊公也曰克段縱之也

天子八偷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今考仲子

辭之官而六羽是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

士書名蓋以天王六卿之長為天子之冢宰而乃

窮理

所謂微者乎使民以時謂農隙也時方盛夏農務正興中丘與郎當夏築城興土功而妨農事於是直書曰夏城中丘夏城郎而不愛民力之意顯然可見矣故以一公之事攷之則十二公之行事皆可見以一年之事攷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春秋爲經之世之典百王不易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伯託始於隱而非專為隱作也春秋既衰

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愛伯服而黜宜曰申

侯怒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之於驪山

之下諸侯乃即申侯而立宜曰是為平王夫

復讎討賊春秋之大義中國之所謂為中國

也使平王之賊則周室中興之業可成而五伯

討天不與四夷不撫春秋不作矣方其遭褒姒

難而作小弁之詩其怨慕哀痛之情至今猶

可識也東遷之後苟能充是心焉則其怨慕

哀痛當有大於小弁之事而不可一朝居者

獨奈何知其不與共天之大耻內無所承上

惠而忘其不與共天之耻內無所承上之小

受命其援而子之大倫於王室之賊且下之

也君臣父子之大倫於王室之賊且下之讎

民而遠戍母家遂以復讎討賊之師反為施

恩報德之舉其悖天理拂人心甚矣昔晉大

夫弑厲公而立悼公悼公曰孤始願不及此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

而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辛巳朝

于武宮逐不昭子昭子五人即位朝其家眾孺牛殺

穆子而昭子昭子五人即位朝其家眾孺牛殺

之罪而誅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勞不

可能也悼公昭子不立己為恩必正其罪

而逐之誅之者蓋為萬世綱常計也今致隱

公之元年乃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老將至而

於復君父之讎討賊失於討賊則篡殺之禍相

仍於世而司馬無以正邦國矣體莫重乎繼

先王之世而受國於仇則攘奪之爭無國不

有而王命無以宗諸侯矣為此二者聖人所

以作春秋也然則春秋之始於隱公者其有

感於平王之末年而

周之終於東也歟

窮理

五公之 行言 卷之三 一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

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胡氏春

秋傳序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學春秋亦善三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

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

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

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

卷六

行註卷之三

六一

孫氏

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

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

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

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

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

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舊註

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鰲問某如何看

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窮理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

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伯岳曰天官之職無所不統如外廷羣有

司之宿衛則屬官官正官伯掌之王宮之宿衛則屬官內宰掌之財賦之出入醢醢酒漿

之微物洒掃縫染之賤職幄帟次舍之細事又皆冢宰屬官掌之甚至膳夫司鑿官寺嬪

御冢宰無所不統蓋冢宰釋氏錙銖天地可權尊足以節制之故尔

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

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

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

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行誼卷之三 九四 日厚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 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

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

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舊註

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伯岳據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普天之下一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窮理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益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

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以上並語錄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

窮理

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
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
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窮理

